



ИВАН
БУНИН

蒲宁文集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
俄罗斯杰出的诗人、小说家
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最后一位作家
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戴骢 / 主编

④ 中篇小说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

蒲宁文集

戴骢 / 主编

④
中篇小说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

第四卷(中篇小说)

目 录

乡村	1
苏霍多尔	126
快乐的农家	195
米佳的爱情	225
编后琐谈	291



乡 村

1

在家仆间,外号叫做茨冈的克拉索夫兄弟的曾祖父是被杜尔诺沃老爷的猎狗咬死的。茨冈夺走了主人的、也就是杜尔诺沃的情妇。杜尔诺沃吩咐押他到杜尔诺夫卡村外的土岗上,接着向带来的一群猎狗喝一声:“上!”坐在地上的茨冈愣了一下,拔腿便跑,但跑是跑不了的。

克拉索夫兄弟的祖父领到解放证后搬家口去了城里,不久名扬四方,成了尽人皆知的赫赫大盗。他在黑窝村租间破屋住,让婆子织花边卖钱,自己跟一个名叫白蹄子的小市民在省里出没,打劫教堂。他被捕时的表现好一阵子全县均为之津津乐道。据说,当时他身着棉绒大袄,脚登山羊皮软靴,一副赖皮相,却又故作恭敬,站在那儿,把干下的事无论巨细一概招认:

“是的,老爷。是的,老爷。”

而克拉索夫兄弟的父亲曾当过小贩,在县里走乡串户。有一时期就住他本乡杜尔诺夫卡,开了个小店,但买卖亏本,酗起酒来,回县城后未几就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吉洪和库兹马,当过几家

铺子里的学徒,后来做些小本生意,常常赶着大车,车上放口箱子,用凄切的嗓音吆喝:

“大婶大姐,来货啰!”

箱子里装有小镜、肥皂、针箍、棉线、头巾布和甜面包圈。平板车上还放着交换来的死猫、鸡蛋、家织麻布、碎布片……

这样的货郎生活干了几年,忽然兄弟俩闹别扭,有一次甚至拔刀相向。嗣后,各奔西东,库兹马给一个牲口贩子当雇工去了,吉洪在距杜尔诺夫卡村五俄里的伏尔戈尔火车站附近的公路旁租房开起了酒馆和杂货铺。杂货铺里零售烟糖、茶叶、日用百货。

吉洪四十来岁胡子就已花白,但还是个英俊模样:高高的个,匀称的身材,黧黑的绷脸蛋上点缀着稀稀落落几颗麻斑,宽肩,精瘦,说话冷峻,动作麻利,只是眉尖常皱到一块儿,眼睛比之以前益发尖利。

他跟在一班乡警身后,寸步不离。在那肃杀的秋天,正是上门课税的季节,也是大做买卖的好时机。吉洪向地主们放青苗,等于不花钱就租下他们的田地……他和一个哑厨娘同居好久。“这不赖,什么话也不会经她口走漏出去!”她生下一个女儿,可睡觉时不慎压死了。后来他娶老公爵夫人沙霍娃的中年使女为妻。待结过婚,陪嫁到手,他就“收拾”了破落了的杜尔诺沃家后代——胖胖的、和蔼可亲的、二十五岁便秃了脑门但有一把茶褐色美须的小少爷,把地主庄园搞到了手。庄稼汉们啧啧称奇:现今杜尔诺夫卡村几乎都归了克拉索夫家!

还使庄稼汉们惊讶的是,偌大家业,他居然忙得过来,除了买卖,几乎每天都去领地转悠,用老鹰般的尖眼盯着每一寸土地……庄稼汉们发出了一阵阵惊叹,都道:

“好厉害!不过哩,倒是挺会当家!”

吉洪·伊里奇本人也是这话:

“过日子可不能大手大脚,给我拉车,就得戴我的笼套。不过

咱讲公道,老弟,我是俄罗斯人,你的,我不白要,我的,哪怕一块破布也不白给。不,我可不讲情面!”

他妻子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走路脚尖朝里,像鸭子蹒跚,不断地怀孕,不过生下来的个个是死的女胎。她脸肿皮黄,一头淡黄稀发)听了叹道:

“唉,我看你也太实心眼儿了!你跟手下的笨蛋何必多啰唆?你开导他,他反觉不是滋味。瞧他那神气样儿,就像埃米尔布拉尔国王!”^①

店的一侧是公路,另一侧朝车站,正门对粮仓。秋天,门外不断响着嘎吱嘎吱的车轮声,像呜咽,那是南来北往的运粮大车打从这里拐弯。几乎每分钟,不是酒馆门便是杂货铺门便吱呀吱呀地打开。酒馆由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单独经营。杂货铺呢,里面又黑又脏,弥漫着肥皂、青鱼、马合烟、薄荷饼干和煤油味儿。酒馆里常听到如下谈话:

“哎呀,你的烧酒真带劲,彼得罗芙娜,妈的,直往脑门子里冲!”

“那是你嘴巴甜,亲爱的。”

“莫不是在酒里下了鼻烟?”

“你原来是不晓事的大笨蛋!”

杂货铺里人更多。

“伊里奇,称我一磅火腿,可有?”

“火腿有的是,有的是,而且,谢谢上帝,都是今年进的货。”

“什么价?”

“便宜得很。”

“掌柜的,有上好的煤焦油吗?”

^① 布拉埃米尔国曾是中亚的封建汗国,此处暗示纳斯塔西娅没有文化,把名称颠倒了。

“我那煤焦油呀，亲爱的，连你爷爷办喜事的时候也未有过。”

“什么价？”

生儿育女没了指望，又眼看几家酒馆相继歇业，这在吉洪·伊里奇生活中是两件大事。当他确切知道当不成父亲时，一下老了许多。起初他还开玩笑：

“不，我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对熟人说。“没有子孙，枉做一辈子人，好比漏种了一块地……”

其后他常常心惊肉跳：咋回事？一个老婆把孩子压死了，另一个呢，老生死胎。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最后一次怀孕的时候日子特别不好过：吉洪·伊里奇坐立不安，动不动就恼火。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可怜地哭着，夜里，见丈夫睡着了，悄悄下床，困难地跪到地上，对着长明灯前的圣像做祈祷，然后像老年人般费力站起来。吉洪·伊里奇不敢对自己承认，他从小就不喜欢长明灯，不喜欢这幽幽的教堂之光。因为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十一月的夜晚，在黑窝子村倾斜欲倒的小屋里也点着这样的长明灯，半明不亮，令人忧伤。长明灯吊链投下昏暗的阴影，周围死般寂静。他父亲纹丝不动地躺在圣像下面的长板凳上，闭着眼，尖鼻子朝上，黄姜姜的双手交叉搁在胸脯上。而他一侧，用破红布挡住的小窗子外面，有的在哭喊，有的在唱歌，手风琴不入调地拉着——在给入伍者送行……现在，家里长明灯是经常点着的了。

从弗拉季米尔来的几个小贩在客店的院子里喂过马，于是家中出现了一本《全新卦卜大全——纸牌、豆子、咖啡粒简易占卜法》。有时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晚上戴起眼镜，用蜡油揉成小球占卜，吉洪·伊里奇则不时从旁用眼瞟她。可答案往往不是凶多吉少，就是荒诞不经、胡说八道。

“我丈夫爱我吗？”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问。

签子回答：

“像狗爱棍棒。”

“我会有几个孩子?”

“命运注定你死,败草必除。”

这时吉洪·伊里奇说:

“让我试试……”

他卜的是:

“我要不要跟那人打官司?”

可得到的回答令人莫名其妙:

“数数嘴里有多少牙齿。”

有一回子,吉洪·伊里奇顺道瞧一眼空空的厨房,见他妻子正依偎在厨娘的孩子身边,一只麻花鸡雏叽叽叫着在窗台上啄食玻璃上的苍蝇,她则坐在板床上,晃着摇篮,用可怜的颤抖声音唱着古老的摇篮曲:

我的宝宝睡哪?
他的睡床在哪?
他睡高高的阁楼,
睡的是张描花摇篮。
请别打扰我们,
请别敲阁楼门。
他睡啦,睡得正香,
放下了花府绸蚊帐。

吉洪·伊里奇陡然色变。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看到他并未惭愧,也未惧怕,只是哭了起来,泪汪汪地说:

“看在基督面上,领我朝圣一趟吧……”

吉洪·伊里奇真的领她去了一趟扎顿斯克。不过他在途中想,他准要受到上帝惩罚。惩罚他整日忙于世俗事务,只在复活节方去教堂,而且褻渎的念头还不时钻进他头脑:那些圣徒的父母不

也长久没有孩子吗？这怪念当然不说明他不聪明，他早就发现他身上还有个人比他更蠢。出行前他收到从阿丰圣山写来的信：“对上帝最最虔诚的善人吉洪·伊里奇，愿上帝赐你安宁和得救，愿万人赞颂的圣母使你免遭她在圣阿丰山的尘世之苦。我有幸获悉你乐善好施，慷慨资助兴建圣殿。敝院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于是吉洪·伊里奇寄去十卢布作为修缮僧舍之用。他早已不再那么天真，阿丰山上许多房屋都已破败，怎会相信此举真能因区区捐款而传世扬名，不过他还是寄了钱。捐了钱，并未因此得到善报，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最后一次怀孕像遭了大难：生下最后一个死胎之前刚睡着，骤地全身哆嗦，又哼又叫……据她自己说，做了个既叫人高兴又叫人害怕的梦，先是见穿金缕衣的圣母沿田野向她走来，天乐越来越响，不料忽地里从床下钻出一个小鬼（暗中虽看不分明，但她心灵深处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这小鬼还神气十足地吹口琴呢！其实睡在谷仓屋檐下风凉处比睡在室内的羽毛褥子还好，不至于做这样的噩梦，不过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担心：

“如若有一群狗来嗅我的脑袋……”

生儿育女的希望已完全落空。吉洪·伊里奇频频想：“妈的，我忙碌一世究竟是为谁呀？”烧酒收归国家专卖于他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他的手开始颤抖，眉毛病态地忽上忽下，嘴巴也变成歪斜了的，尤其在他说“你瞧着吧”这句口头禅的时候。他依旧打扮入时，脚穿羊皮软靴，身穿斜领绣花衬衫外面罩件双排扣外套，但他的胡子白了，稀了，乱了……

这年夏天，老天像是故意与人作对，干旱，酷热，黑麦没了指望。他总想把一肚子牢骚对上门的顾客一吐为快。

“咱这铺子就快关门大吉啦！”吉洪·伊里奇提起他的烧酒买卖来一唱三叹似的说。“怎不是呢？专卖了嘛！财政部长想自己揽这生意！”

“唉,我看你呀,”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怪怨道,“舌头没遮拦。他们会把你充军,充得远远的,连尸首也找不回来!”

“别吓唬人!”吉洪·伊里奇打断她的话,接着扬眉毛。“手帕子塞不了所有人的嘴巴。”

他刻薄地向顾客们啰唆:

“那黑麦才喜人哩,你瞧就是!即使在夜里,你跨出门槛看那月光下的庄稼地,白茫茫,光秃秃!”

圣彼得节^①前,吉洪·伊里奇在城里的集市上过了四昼夜,由于忧心忡忡,由于炎热以及失眠,情绪更变得坏了。往年他喜欢赶集,薄暮时给车轱辘上油,在他和老长工坐的那辆车上铺好干草,备好枕头和厚呢大衣。通常乘夜出发,咿咿呀呀一路走到天明。在车上,先是爽心聊会儿天,抽抽烟,彼此讲些古老可怕的故事,说商人在途中夜宿时怎样被谋杀,之后吉洪·伊里奇就躺下来睡觉,睡梦依稀中听得见过路人断断续续的谈话声音,车子悠悠晃晃像走在下坡路上,面颊在枕上翻来滚去,帽子从头上落进干草,凉气直沁脑门——痛快极了!一觉醒来,太阳还没升起,但已朝霞满天,绿油油的麦地里闪动着粉红色的露珠,远方的白色城郭已隐约可见了!舒舒服服地打个呵欠,朝传来钟声的远方教堂在胸前画个十字,然后从睡眼惺忪的、被清晨冷气冻白了脸、已经力乏的老头手中接过缰绳……这一回,吉洪·伊里奇让老长工自己驾驭大车,他独自坐一辆两轮轻便马车。夜,温暖而亮堂,却没有什麼值得他高兴的。赶了一夜车只觉得疲惫,集市的、监狱的、医院的灯火打从十里外的草原上便看到了,可他觉得永远都无法接近这遥远的朦胧灯光。而坐落在谢普纳亚广场的客店酷热难当,臭虫密密麻麻,一辆辆大车隆隆地驶进客店的大院石板地,公鸡那么早便打鸣,鸽子咕噜咕噜不息嘴,洞开的窗子,早早地透进的日光,都叫

① 圣彼得节,俄历6月29日。

他难以合眼。第二夜他变个法，睡自己的大车，但也睡得很少：篷帐里亮着灯，外面人喧马嘶，人们来来去去。待到黎明，眼皮子刚合上的当儿，监狱和医院的钟声却响了，一头犟牛紧贴他头顶发出可怕的嚎叫……

“真是招罪受！”在那几个白天和夜晚，他不止一次地想。

牧场上绵延一俄里的集市嘈杂，混乱。孩子们在吹笛子。旋转木马的围栅里在奏进行曲和波尔加舞曲。不息嘴巴的男男女女从早及晚沿着尘土飞扬畜粪斑斑的通道，在大车、帐篷、牛马、临时货棚和发散着一股子油腻味的食品摊之间熙来攘往。数不清的投机贩扯起大嗓门讲价钱。残疾人排成一条龙，唱着难听的歌。县警察局长的三驾马车响着小铃铛从人群中缓缓而过，他的车夫神气地穿件棉绒坎肩，戴一顶插有孔雀翎的帽子……找吉洪·伊里奇看货的主顾很多，有脸色灰黑透青的茨冈人，有身穿帆布长袍脚登圪后跟皮靴的红头发波兰犹太人，有穿带褶上衣、戴遮檐帽、脸膛晒黑了的小地主。来的还有漂亮的骠骑兵巴赫金公爵和他英式打扮的夫人，以及老态龙钟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英雄赫沃斯托夫。这位老英雄的身材高大，但瘦骨嶙峋，脸上的黑皱粗得吓人，穿一件长长的军服，一条耷拉下来的裤子，脚上套双阔头靴子，头戴有黄箍的大盖帽，头发是染过了的，却在帽檐下面露出两个死灰色鬓角……巴赫金相马时仰起身，两撇胡子间含着矜持的笑，还慢慢悠悠地划动他裹在樱桃色马裤里的一条腿。至于赫沃斯托夫，他走近马，见到马朝他睥睨的火辣辣的眼睛，连忙收住脚，仿佛要跌倒似的。他拾起手杖，用低哑的嗓门子三番五次问，从这声音里听不出他是否真的想要买下。

“讨什么价？”

谁问，都得回答。吉洪·伊里奇不得不咬紧牙关答复，但开出的马价吓得各个买主空手而去。

他晒黑了，脸色枯槁，沾满灰土。他心里烦闷，全身无力，犯起

了胃病，一阵疼似一阵，只得去医院求治。可他在医院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干坐了两小时，闻够讨厌的石炭酸味儿，觉得自己不再是吉洪·伊里奇，倒像在主子或上司家过道里等候差遣的下人。医生如同教堂执事般红红的脸，淡蓝色眼瞳，身穿窄小的、有铜臭味的礼服。当医生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把冰凉耳朵贴到他胸上的时候，他忙说：“胃几乎不疼了。”只因惧怕真有病方服下一剂蓖麻油。回到市场，他饮了杯加胡椒面和盐的白酒，接着便啃起香肠和粗面包，喝茶、喝生水、喝酸汤。喝了这么多汤水还解不了渴。几个熟人邀他去“喝杯啤酒润喉”，他去了。后来碰上克瓦斯小贩在叫卖：

“汽冲鼻子的克瓦斯！一戈比一杯，汽水也抵它不上！”

他叫住了克瓦斯小贩。

“卖冰淇淋啰！”穿红衬衫的、秃头冒汗的大肚子老汉在旁喊叫。

他又用骨匙吃了一份冰淇淋，凉得太阳穴在过电。

集市散了。经车轮碾压和人畜践踏的牧场尘埃飞扬，遍地垃圾和畜粪。但吉洪·伊里奇像跟人赌气似的仍顶着炎热坐在大车上守他没有卖出的马匹。上帝啊，这是多么好的地方！黑土有一俄尺半厚，多肥！但是过不了五年就要闹一次饥荒。这个城市的粮食买卖在全俄享有盛名，可全城真能吃饱肚子的只百来个人。集市上是个什么样儿呢？乞丐、傻瓜、瞎子，瘸腿满满当当可以编个团队，多得叫人看了心里发毛，想吐。

次日，阳光灿灿，天气炎热。吉洪·伊里奇一早沿着古道往回走，出了城区和市场，经过一道被皮革厂弄得水发酸臭的小河，接着便上坡，过黑窝子村。在市场上，他跟他弟弟曾一块儿当过马托林商铺的伙计，眼下市场上的人见了他还向他打躬问好。黑窝子村是他童年时的住处，他记得在这半山坡上原是一个个土坯房，屋面半腐、发黑，处处晒着当柴烧的牛粪块，散落着垃圾、炉灰、破烂……如今，吉洪·伊里奇出生和生活的那间土屋连影儿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幢新木房，在它入口处挂了块铁锈招牌：“在教成

衣匠索博列夫”。黑窝子村其他一切照旧。门槛旁猪呀、鸡呀在转悠。村前仍挑着这根高高杆子，杆子上挂着羊角。花边女工们的白净脸蛋隔着花盆在往外瞧。赤脚男孩挂个肚兜儿，在放拖树皮尾巴的风筝。文静的淡黄眉小姐们在墙边玩她们最爱玩的游戏——葬娃娃……在半坡的一块平地上吉洪·伊里奇对墓场画了个十字。墓场中有个四四方方的围栏，栏里的老山杨树下本是一钱如命的财主济科夫的可怕坟坑，死者刚沉底，填土时坑就陷下去了。他想了想，掉转马头，驶向墓地大门。

白色大门旁坐着一个老妪，像童话中的老婆子那样瘪嘴、尖鼻子，戴副花镜。她是墓场附近孤老院中的一个老寡妇。

“你好，老奶奶，”吉洪·伊里奇将马拴到大门一旁的木柱上，说，“能给我照应一会儿马吗？”

老妪起身深深一躬，嚅动嘴巴：

“行呀，老爷。”

吉洪·伊里奇脱下帽，抬眼冲大门上首的圣母升天图画了个十字，忽又问：

“如今你们人很多吧？”

“老婆子共有十二个呢，老爷。”

“那就免不了拌嘴？”

“拌嘴是常有的事，老爷……”

吉洪·伊里奇穿过林木和坟上的十字架，沿林阴道朝古老的木教堂信步走去。在集市上他修剪了头发和胡子，因此显得年轻许多，病后身躯也清瘦了些，加上他那晒黑了的皮肤（只在剃去鬓发的三角太阳穴留下苍白），他对童年、青年时代的回忆，他身上这件新帆布褂，也使他增了若干生气。他边走边左右瞧……人的一生何其短暂而徒劳无益，而他周围这块圈起的乡村墓地在阳光下又何其安宁、寂静！阵阵热风拂过耸入晴空的稀疏树梢，在墓碑下投下它们摇曳的淡淡阴影。待风止树静，热辣辣的太阳又直射到

花儿草儿上，树丛里的小鸟又唱起了甜甜的歌，粉蝶乏乏地驻留在晒热的小径上……

吉洪·伊里奇在一个十字架上读到：

死神可怕，索命一如收租！

但他周围景色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走在小径上，他甚至满意地发现坟墓增多了，林立的石碑和铁锈的十字架之间又加入了新墓。“1819年11月7日凌晨五时去世”这样的墓志读来凄然——在一个阴暗的秋天清晨死于一个古老的小小县城并非舒心事。然则在它一旁的树丛里却有一尊白色的天使塑像，天使仰头望天，下面的像座上刻有一行金字：“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①一块受风雨侵蚀泛起红锈的铁墓碑上能勉强辨认得出几行诗句，那诗是纪念某个八级文官的：

尽忠皇上，
施泽亲人，
德高望重……

吉洪·伊里奇认为这诗纯属一派谎言。但是，哪里能有真理？瞧吧，矮树丛里就遗弃着一块像是肮脏的石蜡做成的颞骨，人的惟一所剩！……任何东西不全都一样？花朵、勋带、十字架、地下的棺木和遗骸统统会腐烂，腐烂，然后化之为无！不过吉洪·伊里奇在路旁又读到另一碑文：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

^① 《圣经·新约·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坏的。”^①

所有墓志均以动人的言语谈到安息,谈及柔情,谈到人世间未曾有过也不会有爱,谈到待人的忠诚,对上帝的顺从,还寄热望于天国,在那里人得以复活,旧友得以重叙,而这天国和乐土的存在,只在这里方始相信。墓志还说,惟死,方有平等,人们像对待亲兄弟那样给死去的乞丐一吻,像对待君王和主教……而在更远的一个墙角里,在昏昏欲睡的接骨木丛中,吉洪·伊里奇看到一处孩子的新坟,十字架上刻有两行诗文:

树上的叶儿别响动,
莫惊动科斯佳的梦!

他联想及哑厨娘睡觉时压死的孩子,不由眼泪欲滴。

有条公路打从墓地边经过,伸向起伏不平的田野,但从没人走,一般人宁走另一条乡村土道。吉洪·伊里奇也走后一条。一辆破旧的出租马车迎面疾驶而来——县里神气活现的马车夫常把马赶得飞快——车中坐个城里来的猎人,他脚跟前躺着花斑猎犬,膝上搁着套了套子的猎枪,脚上呢,用之于沼泽地的高筒皮靴,虽则县里压根儿没有沼泽。吉洪·伊里奇咬牙切齿暗骂:该罚这样的懒鬼去当长工!上午的太阳蒸烤着地上的一切,风是热的,没有一片云的天空像块石板。吉洪·伊里奇不时转脸躲避路上扬起的尘土,睨眼看那瘦小的、有几处已然枯干的麦子,胸中越来越觉气愤,越觉烦心。路上一群朝香的娘们,个个拄根拐棍,许是被暑热所折磨,乏极了,没精打采地走着,见到吉洪·伊里奇,却又规规矩矩地鞠躬问好。但他认为只是做作。

“别看她们恭敬如命的样儿,等到歇宿,准像狗似的彼此

^① 《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

乱咬!”

喝得醉醺醺的庄稼汉赶着他们的驽马从集市归来,大车掀起一片灰尘。这些人的头发有的火红,有的灰暗,有的乌黑,却又一样地颓唐、羸瘦、蓬头垢面。吉洪·伊里奇赶过这些轰隆隆响的大车时摇头暗忖:

“唉,一帮子该死的穷鬼!”

一个躺在车上睡觉的汉子,身上的衬衣被撕成了一条条的,仰着沾满血迹的胡子和凝血块的鼻尖,躯体直挺挺的,左右滚动,活像具尸体。另一个汉子追赶被风吹落的帽子,不巧绊了一跤,吉洪·伊里奇幸灾乐祸地挥了一下鞭子。他还遇上一辆装有筛子、铁铲、坐有村妇的大车,这些妇女背朝拉套马,身子随着大车颠簸。其中一人的头上反戴一顶新买的童帽,另一人在唱歌,第三个打起哈哈,挥着手向吉洪·伊里奇叫喊:

“大叔,轮销子掉啦!”

过了关卡,路由此转弯,隆隆大车落到后面了。前面是片辽阔的草原,炎热,宁静。于是他重又觉得世上最最重要还是“买卖”。唉,到处是穷困!庄稼汉们一无所有,全县的地主庄园衰败到了连一个小钱也掏不出的地步,这里需要精明的当家人……当家人呀!

车过罗夫诺,那是个大村庄。寒风刮过空荡荡的街道和晒萎了的柳丛,只有些鸡在户旁的灰渣里觅食。光裸裸的牧场上耸立一幢颜色怪异、建造粗糙的教堂。教堂后面有个用干粪坝拦起的池塘。池水哪是水?是黄汤!牛在水中歇晌,顺便撒尿撒尿,一个赤身露体的汉子却在那里用肥皂洗头。见他站在齐腰深的水中,胸前的铜十字架在闪光,颈脖和脸都被晒黑了,惟独身子白得出奇。

“来,帮我卸下马嚼子,”吉洪·伊里奇把马赶下散发出牲口味的水塘,招呼他道。

那汉子把肥皂放到牛粪坝上,顶着擦过肥皂的灰不溜丢的脑

瓜，害羞地掩着下部，挪过身来执行命令。马贪婪地伸嘴到水里，因池水又热又脏，便又缩了回去。吉洪·伊里奇对马打个呼哨，接着摇头说：

“瞧这水！难道人就喝这？”

“敢情你们的水是甜的？”汉子笑呵呵地反问。“一千年来我们喝的就是这样的水。水算得了什么？更糟的是没有粮食……”

过了罗夫诺村，路左右都是燕麦地。细瘦的燕麦稀稀拉拉，夹杂着众多的矢车菊……快近杜尔诺夫卡时，见维谢尔基村子旁的一株节节疤疤的爆竹柳上栖满一大群白嘴鸦，全都张着银白色的大嘴。不知为什么这种鸟独爱往发生火灾的地方飞：两天下来维谢尔基村只剩下个村名和瓦砾间烧黑了的农舍房架，余烬未灭，还冒着青烟，发散出一股焦糊味儿……吉洪·伊里奇骤地大惊：糟了！他的财产一样也没有保过险，可能顷刻之间荡然无存……

从圣彼得堡那次难忘的赶集回来之后，吉洪·伊里奇就喝上了老酒，而且经常喝，虽不喝得烂醉如泥，但也喝到脸红红的。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的事业，也不妨碍他的健康。按他话说：“酒能活血。”如今他常把自己的生活比做苦役、套索、金笼子。但在生活中他迈的步子却更加坚定了，好几年单调生活一成不变，合起来像是一个工作日。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日俄战争和革命，发生得如此突然。他万万没有料到。

说起战争，起初语带自夸：“你等着瞧吧，老弟，哥萨克会剥下那些黄鬼子的皮的！”但不久换了另外的口气。

“自己的地还照料不过来呢，”连吉洪·伊里奇也以严厉的主人口吻说。“这哪是打仗，全是瞎胡闹！”

当俄国军队溃败的消息传进他耳朵时，他幸灾乐祸地嚷嚷说：

“好呀，这下杀了这班人的威风！”

革命，流血，初时也使他高兴。

“把那个部长收拾得真够利索的，”吉洪·伊里奇欣欣然，“连